

全新《胡桃夾子》 陪你過聖誕！

經典舞劇《胡桃夾子》，一直都是聖誕節時全家大小最愛的閤家歡節目之一。香港芭蕾舞團今年將帶來全新製作的《胡桃夾子》，請來編舞家泰蘭斯·科勒重新編舞，配上克萊爾·索倫的全新劇本與西班牙設計師祖迪·洛的夢幻舞衣，為觀眾帶來耳目一新的奇幻旅程。

科勒說，挑戰經典，難度驚人。「如果你要想創作一些新的東西，一定要有足夠好的內容去講述。」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：香港芭蕾舞團提供，攝影：Almond Chu

這是科勒第五次來香港，他說，香港充滿活力，每次造訪都會發現新變化。這次來香港，他觀察城市中的人們，為他帶來許多創作靈感。問他是否也把一些香港元素融入了新版《胡桃夾子》，他謙虛地說：「不敢這麼說。我發現中國文化實在太多層次與隱喻，我才剛入門，實在很難去把握。」香港編舞家伍宇烈曾經將《胡桃夾子》破格改編為中西合璧的《糊塗爆竹賀新年》，原來科勒也知道這個作品，他笑着說：「他的改編把《胡桃夾子》從聖誕節抽離出來，我想，既然已經有了一個這樣的本土改編，我還是好好地聚焦在聖誕節與家庭傳統的主題上吧。」

泰蘭斯·科勒生於澳洲悉尼，曾編創長篇芭蕾舞劇如《安娜·卡列妮娜》及《廟舞者》，以及多齣獨幕作品。2007年，他榮獲德國舞蹈大獎「未來」編舞家獎，並獲爵克·侯斯達（《法蘭克福廣訊報》）、尤亨·史密特及蓓蒂娜·特洛夫柏斯特一致致於《ballettanz》雜誌提名為最有前途編舞家。2009年，他參與法蘭德斯皇家芭蕾舞團編舞計劃，所編創的《11:11》獲得極具榮譽的「Benois de la Danse」國際芭蕾舞藝術節提名。

科勒也曾參加中央芭蕾舞團的編舞工作坊，並創作獨幕芭蕾舞劇《Take Your Time》。正是在北京時，他碰到港芭的藝術總監區美蓮，「她說想要做全新的《胡桃夾子》，我馬上說『不！』」科勒笑着回憶，畢竟，要重新創作一台多年來俘獲觀眾心的經典劇目，談何容易？「可那之後，我一直想起《胡桃夾子》對於小時候的我來說是多麼美好的回憶，全世界的小朋友都對它有着不一樣的感情；這演出也是很好的家庭故事，是全家人可以一起享受的美好時光。」他最終決定接受挑戰，花了將近一年半的時間和創作團隊去構思新版本，「這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，想像一下，你要怎麼把所有的這些——鮮花、芭蕾舞、戰鬥，都放進去一個故事的框



■泰蘭斯·科勒
攝影：尉瑋

架中？」

回到故事原點

勇敢的胡桃夾子、美麗的芭蕾舞公主、邪惡的老鼠王；其樂融融的聖誕時光、小朋友的魔幻夢境、正義與邪惡的大戰……繽紛的色彩與豐富的戲劇性，是《胡桃夾子》的魅力所在。演出的原作故事來自德國作家E.T.A.霍夫曼所創作的《胡桃夾子與老鼠王》。後來，柴可夫斯基根據法國大文豪大仲馬對故事的改編版本，譜上了芭蕾舞音樂，這才有了今日經典的《胡桃夾子》。

科勒的新版本則將故事重新帶回了霍夫曼的原著中，「他的故事中有更多的黑暗面，但我們不是重複這個故事，而是再加入自己的元素。」黑暗面？難道歡樂的《胡桃夾子》也要「變臉」？「拜託，你能想像結尾的經典音樂不配上一個歡樂的結局嗎？」科勒調皮地說，「演出當然是很歡樂的。我們所生活的世界，是不懼怕光明與黑暗分野的世界，這是一個二元相輔相成的世界。我想要在演出中更加強調家庭的價值。生活不是總是一帆風順，我們往往從那些黑暗的時刻中學習到寶貴的

經驗。有些時候我們難免悲傷，但不會沉溺在其中，而是從中獲得成長。」

展現芭蕾新貌

演出的故事將更加飽滿，也着重在細節處帶出新意，避免由於故事過於熟悉而帶來的陳舊感。整台演出的舞蹈也都經過重新編排，「原來的版本是給當時的舞者設計的，而現在，各種舞蹈的新語彙不斷湧現，如果我們想要看一種新舞蹈，打開Youtube就可以了。我想，今日的我們要給今天的舞者創造全新的舞蹈，而不是為了過去編舞。在新版本中，我們擁抱各種新的體驗，同時也做了許多功課，來令香港的觀眾仍然可以在演出中緬懷原版的架構。」

科勒一直強調，新作品有着許多的現代元素，但並不是一個「現代作品」。人物、設定、舞台、故事，都將保留原著的時代背景與特色，只是在創作的思維方式上不拘泥於原來的處理方式。科勒說，內心深處的他仍是一個古典主義者，古典芭蕾舞的魅力對他來說從未褪色。但是發展到現在，融入了更多新技巧與新風格，芭蕾



胡桃夾子

時間：12月14至16日，20至24日
晚上7時30分
12月15至16日，22至23日
，25至26日 下午2時30分
地點：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

已不完全是以前的模樣，「我們不必時時去做十分誇大的姿勢，而是可以用更自然的身體語言去講故事。」在《胡桃夾子》中，他希望通過全新的編舞讓觀眾體驗芭蕾舞的全新風貌，一起體驗「情感的旅程」。



文：梁偉詩

敢
觀

舞台

文：梁偉詩

本欄隔周見報，由本地知名評論人小西與梁偉詩輪流執筆，帶來關於舞台的熱辣酷評。

劇場衝擊邊界

2012年，對於香港劇場來說，真是非常有趣的一個年份。既是香港老牌劇團致群劇社的四十周年誌慶，也是香港旗艦實驗劇團進念·二十面體的創團三十周年。進念「團慶」活動除了在文化中心大堂舉辦的《天天向上》大型展覽，還有一系列在誠品舉行的沙龍座談。上月，在茹國烈與于逸堯的沙龍對談中，茹國烈笑言與進念打交道多年，深深感到進念對探索劇場邊界和節奏的持續興趣，小至印發春宮圖作為演出的宣傳明信片，到舞台的強烈壓抑與爆發，甚至以無人舞台升降佈景bar或舞台圓形轉盤為主角。可謂不斷測試觀眾忍耐力的極限。《天天向上》大型展覽卻走出劇場，從充滿童趣的切入點，釋放了榮念曾的文革情結。

「天天向上」原是上世紀五十年代毛澤東寄語當時的小朋友成語，亦是其時中國小學校舍最常出現的四個大字。全句應為「好好學習，天天向上」。榮念曾創作的「天天」的塑像，以全白色的小孩形象為設計，喻意小孩子是單純、不受任何框架、概念所規範，容許我們為「天天」塗上造型設計。《天天向上》展覽整合各界社會人士的創作成果，還有榮念曾歷年的概念漫畫手稿、108位跨界創作人的50厘米高「天天」塑像作品、超過3000位香港中、小學生和社區人士、日本創作人及學生的「天天」塑像作品等，寄寓香港的創意精神。其中，小克、鄭兆良、趙朗婷和李冠然的

「天天」塑像精緻有趣，很個人亦很香港。

七個導演七台戲

同一時間，致群劇社的四十周年紀念則是另一番光景。致群誌慶以友好跨界為基調，《七位導演眼中的40 @ 2012》請來香港七位資深劇場導演，羅靜雯、陳恆輝、莫昭如、黃智龍、陳麗珠、張秉權和潘惠森，分別以20分鐘在舞台上創作出一段創意折子戲。雖云是折子戲，細看卻充滿劇場導演的簽名式，如潘惠森《何來七千幾？》講三名物流速遞員，為了一個托運的包裹而起爭端，既是潘惠森《遺禍人間》的餘緒，亦貫徹自水滸系列以來對於社會小人物的關注。當中物流速遞員唸唸有詞「你一包我一包」的機械式神經質，總令人想起《螞蟻上樹》中老是失控尖叫的茶樓女侍應。

陳恆輝的《納蘭》亦深具「愛麗絲」的形體神髓，蒙濛微如處身無物之陣的蕾絲人偶，掙扎困鎖又無處逃遁。人偶臉龐敷上厚重粉妝，只瞋眼珠呆呆地轉，髮色呈啡偏紅，襯上象牙色蕾絲裝，題目雖是《蝶戀花》的時間和尋覓，展演的情志是濃重無力感和不由自主。最有趣的，就要數到陳麗珠的《天天》。《天天》擬設了一張河畔長椅，一頭在日內瓦，一頭在牛津城，相隔是四十年的天空，博爾赫斯遇上博爾赫斯，在辯論出到底是誰人在誰人的夢前，陳

■《家·春·秋》演出
中Nerve(許敬山)。
攝影：Jesse Clockwork



麗珠和李思颺一藍一黃先後起舞，形體澎湃的張力在長椅上流瀉，姿影目眩神迷，成為Piazzolla「醒來……醒來是為了跳一支美妙的探戈舞」的光影前塵夢的最美妙註腳。

整個《七位導演眼中的40 @ 2012》中，最考功夫的，其實是七段折子戲之間的過渡。在裝景、換景的邊緣時間，黑暗餘光中，張秉權讓白耀燦、余世騰、王侯偉，通過戲曲、調笑、棟篤笑、檢樹葉、拾紙屑來串連起段與段之間截然不同的劇場風格。其中，乾旦王侯偉演唱粵劇子喉，清亮透析，雖串演劇場打掃者唱曲自娛，全劇恰恰以三人建構起一個框架，讓七段演出都成為有機體。末段《何來七千幾？》完結後，多位導演演員一同打鼓出場，「晒冷」式展現香港劇場的力量。

《家·春·秋》的音樂實驗

其實十一月還有一個非常有趣的劇場演出，就是龔志成與許敬山的《家·春·秋》。《家·春·秋》打着經典粵語

電影、實驗當代音樂的旗號，截取了粵語長片中《家》、《春》、《秋》的黑白電影片段，以跨越時代風格音樂類型，破格重構電影現場配樂。換句話說，就是用當代的多種音樂類型和節奏，為古老的電影配樂，藉此尋求一種全新的crossover劇場經驗。

《家·春·秋》劇場共分為三段，分別是鳴鳳拒嫁老頭子而投湖；高家千金因封建思想而喪命；高家長子在喪子後終覺悟前非，決定振作，與兄弟家人走出封建家庭。龔志成和許敬山，對於所選取的黑白電影片段，或原裝播出，或只播出畫面沒有音效，或配上自製音效。在他們手上，音樂便如同一把刀，鋒銳無比地導引着觀眾的情緒，如吵架畫面配上激越的節奏，哀傷情節又有小提琴哀怨纏綿。可謂讓音樂提供了另一種方式看影像，正如影像提供了另一種方式聽音樂。

有意思的是，玩音樂的朋友為了讓我明白《家·春·秋》劇場的精髓，特意發來youtube上一條名為《Chemical

■《家·春·秋》演出
中的龔志成。
攝影：Jesse Clockwork



Brothers feat. K-OS - Get Yourself High》的香港老電影短片。片中武打明星羅莽與文雪兒等的民初背景打鬥場面，配上加拿大饒舌歌手K-OS發表於2003年的歌曲《Chemical Brothers feat. K-OS - Get Yourself High》，為該部老牌功夫片帶來全新的節奏和魅力。同理，改編自名著的《家·春·秋》劇場，讓50年代港產粵語黑白電影經典，與當代的迷幻電子音樂、經典弦樂等即場互動撞擊。昔日黑白光影，今天看來竟然饒有興味，尤其當下社會亂象，《家·春·秋》所談及的反抗絕望，走出困局，與2012的世紀末年頭，竟然字字照見當下。

由《家·春·秋》可見，電影現場配樂並非外國默片與管弦樂團專利，也可以是即興實驗。《天天向上》與《七位導演眼中的40 @ 2012》，亦實現了三四十年来劇場邊界的不斷延伸。接續下來，直至沒什麼邊界。